

# 多少華人家庭說不出口的痛

# 老人痴呆症 煎熬患者與家屬

本報記者周靜然紐約報道

曾幾何時，當我們偶然善忘，都會自嘲或譏笑別人「患了老人痴呆症」，可是當你家中有一人真的患上這個病時，全家人仿如活在地獄，每天在患者的病徵上受著煎熬，惶惶不可終日，以下就是其中駭人的生活片段(為了尊重病患者及家人，所有個案均用化名)。

## 無目的出走

「她總是喜歡大家熟睡後靜靜跑上街，一個寒冬的深夜，她力大如牛，爭脫了家人，穿著單薄的睡衣跑上街，在馬路上橫衝直撞，幸好下大雪沒有汽車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，在糾纏之間，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，打了911，把她送到以色列精神急症室，這已不是第一次，我們快要精神崩潰了。」阿俊85歲的婆婆已經多次夜間出走，也成了精神急症室的常客。

因為婆婆不會說英語，又吃不慣醫院的西餐，阿俊每天帶些中餐食物及湯水到醫院，看到那些不諳英語的同病華人，群體活動及電視節目與他們無關，在他們的臉上，寫上了孤獨與寂寞，然後對自己入醫院的因由一臉茫然。

## 食糞便

「我81歲的媽媽雖然失智，但可以自理，每日只有6小時護理，然後由我下班後接力，一天，當我帶著疲憊身體返家，卻看到客廳上的白牆，全塗上了糞便，連媽的嘴角都沾上了點點滴滴。」55歲的阿霞說。她哭笑不得，因為責備都沒有用，母親是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。

唯有含著淚水，振作精神，為母親清洗，還要洗刷牆壁，疲憊並不單是肉體，還有母親失智帶來的精神折磨。

## 有家歸不得

「我的馬來西亞同鄉也是室友，多年來，我們情同姐妹，互相扶持，自從二年前她患失智症後，整個人都變了，終日疑神疑鬼，自言自語，每

件小事情重複說千次，而且時時懷疑及責備我偷了她的東西，每晚囉囉唆唆到天明，我跟她無視無故，多次忍受不了想搬走，但想到她患病又沒有身分，馬拉的親友都無來往了，我就不忍心這時離開她。」

阿美每次提起室友都十分無奈，既無血緣，自己又不富有，又沒有專業能力照顧她，因為無證身分，又不能轉介政府單位接手。兩位七十來歲的室友共處一室，她發病時神經兮兮的，相識數十年同鄉變成一個陌生人，自己又進退不得，沒料到退休後的生活變得如此無可奈何。

## 時有幻覺

「母親與護理住在一幢老人屋的五樓，母親常常說，見到窗外有人向她招手，叫她出去聊天。事實上，那是她的幻覺，她發病時，多次搖晃著窗枝，想爬出窗外，醫生說某種老人痴呆症狀是有幻聽幻覺症狀的，我們為了避免危險，家中的窗枝額外的高。」阿雄的母親患了失智症的路易氏體，幻聽幻覺的病徵不單困擾著母親，也困擾著家人。

每當夜闌人靜，人人熟睡時，辨別不出日夜的母親總是很活躍，在房中收拾收拾，最可怕是把白牆看成了一道門，不斷地挖打，第二天，整隻手因為拍打及挖打白牆而瘀黑一片，問其所以，只得到茫然的回應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，實在令人痛心難過。

## 活在逃難記憶中

「安靜的時候，他是一位仁慈的



阿滋海默關愛協會為病者及家人舉行不定期的茶會，讓久病者有點輕鬆時刻。

公公，對待家人和藹可親。但是當他發病時，常常指著天空的飛機，並且大叫要逃亡，那是日本仔的轟炸機，他的狂飆甚是恐怖，因為他臉上的表情很緊張，真的像在生死邊緣。有時晚上也說見到日本軍官，不斷說要走出去。」阿蓮說她87歲的公公，患了失智症，總是說數十年前的戰爭走難，但眼前的事情，不消一分鐘完全忘記了。

阿蓮說，為了照顧失智的公公，婆婆是受苦最深的人，每天在家坐立不安，無法把公公從戰難的幻覺中拉回現實，唯有帶他去看老人精神科，醫生下重藥後，戰亂焦慮的現象明顯減少了，可是那些鎮靜劑把他弄得迷迷糊糊，每天像失魂落魄的生活，令人看到心酸。

## 誤把護理當亡妻

57歲的護理阿瑤在照顧79歲的失智獨居老翁，一次，她替老翁洗澡時，他誤把護理作為已去世的妻子，「你替我洗澡，我好開心，也好好感覺，我要你和我馬上作愛。」阿瑤嚇得半死，馬上聯絡老翁的家人及護理公司，當所有人前往居所時，老翁被查問因由，他完全不知道護理投訴的原因，他壓根兒忘記自己的所作所為，而且對大家的指責感到相當憤怒和受傷。

阿瑤希望以後替老翁洗澡時，他家人能同在，以策安全，然而華人都謀生工作，怎可能看守著他每天洗澡呢？

## 不知飽餓

86歲的婆婆患失智症，時好時壞，她患有糖尿病，可是常常吃過飯又忘記了，時常囑咐家人煮飯給她吃，由於她饑嘴，家人恐怕她血糖高，對她飲食很留神。

一天晚上，家人都熟睡了，婆婆在廚房冰箱前倒地呻吟，吵醒了家

人，她大嚷肚子痛，原來她偷偷地把冰箱的蘋果一一吃掉，吃了忘記又再吃，全晚先後吃了12個，結果大量蘋果令她的胃吃不消，家人馬上把她送去醫院。

## 忘記關爐險釀火災

住在華埠巴士打街一老舊柏文的一家新移民，兒子媳婦白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孫兒上學。白天家裡只有76歲的婆婆，她因為年老開始有失智現象，時常忘東忘西，最可怕一次，是忘記關掉爐火，開水被乾燒，幸好孫子剛剛下課回家，逃過了一次火災的災難。

由於新移民家庭不知那裡求助，又怕婆婆再發生類似危險，燒了整幢柏文害了其他人，兒子不知如何安置婆婆，只好每天給她十元，白天去參加老人中心活動，中心關門後，就去哥倫布公園坐著，直至家人返家才一同回來。

婆婆一直抗議這種安排，但兒子每天上班把家中門匙拿走，婆婆根本就沒有選擇權，每日流連在公園聽人家唱歌，看看別人下棋，時間也可打發。可是天雨時，時間就度日如年。

## 幻覺致跌死

兒子剛剛與居住在老人公寓的父親吃完晚飯離開，還在返家的路途上，就收到父親意外身亡的死訊。

原來，患有失智的老父，吃完飯回到自己的公寓時，幻覺飯廳的大窗是一扇門，就想爬出去，他獨居在公寓上三樓，就這樣失足跌死。

## 走失溺斃

阿玲與家人住在上州的小鎮，雖然患有失智，由於全家都是虔誠基督徒，對阿玲充滿耐心及愛心照顧。每逢周日，都帶她上教會，讓她多交朋友，擴大生活圈子。

一個周日，家人在教會活動完結

時，在教會前的花園空地進行自助午餐，大批教友在彼此交談時，阿玲在人群中獨自走開，當家人發現時她不見了，焦急萬分，四處發散教友找她，可是到了天入黑，都沒有她的蹤影，結果唯有報警，不過這也不是她第一次走失。

兩日後，阿玲的屍體在該教會附近的湖邊找到，原來阿玲在教會走失後，迷了路，走了半公哩的一個湖邊，不知就裡跌進湖裡，又不曾游泳，附近沒有人，就在湖邊溺斃，家人傷心欲絕，並且一直充滿內疚。

## 仿似精神病人

86歲的森哥出身富家，由於身形魁梧，當他患上阿滋海默症時，家人把他送到設施不錯的老人院，可是他甚為活躍，常常四處亂跑又喜大叫，一天，森哥的太太去看他時，發現森哥被老人院的護士用皮帶綁在床上，動彈不得，狀況猶如精神病院的病人，森嫂見狀眼淚連連，無法接受丈夫被虐待成這個樣子，就決心把森哥接回家，請了日夜兩更看護照顧他。

森哥最喜歡大家在吃晚飯時，突然在飯廳脫褲子大便在地上，而且又喜歡白天突然脫光衣服在家中亂跑，把照顧者弄得焦頭爛額，有時在森嫂及看護精疲力盡時，把身材高大的森哥用繩索綁在椅子，才喘一口氣，他們終於跟老人院的做法分別不大，最後不得不用重藥來平息森哥的活躍失智狀況。

上述全是失智病人的家庭真實寫照，富有戲劇性仿如電影情節，病者對自己作為一無所知，照顧者則如熱鍋上的螞蟻，焦躁不安，很多華人缺乏資訊，不懂得如何求助。悲哀的是，仍有很多華人家庭對這個病症一知半解，以為那是耆老的通病，不願面對，也不開放討論，活在無邊的黑夜裡。

# 失智乃21世紀人類大災難 研發藥物與醫療經費競賽

「失智症是21世紀人類大災難，它令許多家庭活在惶恐無助之中，它吃掉了政府龐大的經費，它目前還是無藥可醫，科學及醫學界急切地找出延緩症狀的解決辦法，與此同時，我們要面對這個病帶來的社會及家庭問題。」阿滋海默症協會行政總監里威(Jed Levine)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，為了更好面對這日益嚴重的世紀災難病症，全國性的阿滋海默協會紐約分會(Alzheimer's Association New York City Chapter)在2015年12月正式瓦解，分支出紐約市阿滋海默症關愛協會(Caringkind, The heart of Alzheimer's caregiving)。

根據國際阿滋海默症研究2015年報告，估計全球有4680萬的失智症患者，且每年以百萬計人的速度成長，到2050年將超過1億3150萬人。北美估計約有940萬人患失智症，亞洲約佔2290萬，據聯邦疾病控制中心，失智症死亡率全美排名第六，由於正籍嬰兒潮退休，全美每年約有300萬人患病，2015年花費在照顧失智服務已達2260億美元，估計2018年達1兆。而紐約市估計患者達25萬人，亞裔約佔14%，即約3萬5000人。

簡言之，65歲中每8人就有1人患病，80歲中每2人就有1人患病，女性患病平均年齡為82歲，男性平均為79

歲。隨著醫學發達人類壽命延長，愈來愈多人患上不同階段的失智症。里威指出，全國性的阿滋海默協會已成立很多年，紐約分會亦已超過30年歷史，總部位於曼哈頓中城赫盛頓41街，近大中央車站，可說是紐約市中心地帶，方便五區居民求助。可是隨著失智症人口劇增，現在該協會在不同地區與本地醫療中心開拓分支點，方便不同人口的需要。

面對如潮水的求助家庭，全國性的阿滋海默協會主力在於科學及醫學的研發藥物，花巨額籌款在研究人腦萎縮及變化以尋求解決之道，無法協助病者的家庭燃眉之急，里威說，研發藥物無疑是關鍵，但提供對失智症及照顧病者的心身輔導卻更急切性，因為病者某程度影響腦部神經，有些演變成精神病人，患者性情大變，病情嚴重者生活不能自理，因此協會必須重整出發。

里威說，全國性的阿滋海默協會專心做科研，新成立的紐約市阿滋海默症關愛協會則純粹提供各種相關服務。聯邦政府目前已作出巨大撥款，讓科學家盡早找到醫治失智症藥物及病患的因由。同時亦加強了醫療經費照顧這類病人。「其實，兩者在水深火熱中競賽，找出病因及提供照顧都不容忽視，這個災難病潮已不容再拖



■走失手鍊不單具多種語言，並與本地警局及醫院掛鉤，容易找回失智老人。慢步伐，必須找出解決辦法。」他說。成立了紐約市阿滋海默症關愛協會顧名思義，向病患者及照顧者提供仁愛的關懷(Caring kind)，里威說，如果你家中有患失智症，你就會明白提供「仁愛的關懷」是何等不容易，因為患者變了一個陌生的家庭成員，不可以常理來處理，暴戾、孤苦、狐疑、善變、情緒起伏、嚴重者無法自理生活或患精神病，往往做成照顧者



■阿滋海默關愛協會行政總監Jed Levine及華人外展主任石靜蔚。深受家人重視的是互助小組(Support Group)，目前協會的互助小組全市已達90個，華人的互助小組三個，分別在華埠街、布碌崙及法拉盛，每月一次由協會社工主持，把個人問題分享及找尋精神及資訊支援。里威說，「人間有情，不少患者的家人接受該會服務後，個人遺產都捐助協會，這是協會的重要收入來源。」另外，該會每年以步行、音樂會、演講會作籌款，最近有見華人社區需求大，該會已聘用一位雙語社工，今年秋天，新設的華語照顧者訓練班正式成立，提供不諳英語的華人學習如何照顧失智病患者。本報記者周靜然紐約報道



皇后區的華人互助小組每月都有人滿之患，但也是唯一病者與照顧者一同出席的小組，成員多來自中產，對生活要求較高。